

沿着父辈的足迹,做一颗铺路石

■ 陈元昌

当人们缅怀成昆铁路建设者的丰功伟绩时,怎能忘记参与物资转运任务的乐山汽车运输大军。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美的劳动者。他们,就像成昆线上一颗颗铺路石,默默无闻地承受压力,不屈不挠,最终定格为令后世仰望的丰碑。

最近我游览了位于金口河区的金口大峡谷,参观了铁道兵博物馆,看到众多成昆铁路建设时期的相关照片和实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辈们参与抢运成昆铁路建设物资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亲在乐山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父亲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全程参加了成昆铁路建设。父亲两次从乐山派到彭山青龙场火车站货运转站,负责成昆铁路建设项目的物资转运。几年后又被调到眉山汽车站,眉山汽车站作为援建铁路大站,父亲的主要工作是汽车货运调度。

为了保障成昆铁路建设物资及时运输,乐山地区汽车运输公司11车队(驻地乐山)、13车队(驻地峨眉九里)的车辆全部投用;成都公司抽调部分车辆和经

验丰富的驾驶员,两公司合计约四百人带车承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运输实行双班制,沿途在眉山、峨眉、龙池建立食宿站,确保驾驶员随到随吃。在峨眉鞠槽设立汽车维修点,保证昼夜随到随修。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晚上睡在办公室旁的值班室,确保驾驶员办理相关运输手续。当时只有马力小跑得慢的小道奇、解放牌汽车,沿途道路弯多坡陡,途经最危险的东西公路蓑衣岭,一边是陡峭绝壁,一边是悬崖深渊,稍不留神就会车毁人亡。

参与运输成昆铁路建设货物的驾驶员大多数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他们哼着“工人阶级硬骨头”的革命歌曲,投身到国家轰轰烈烈的成昆铁路建设中,满腔热血倾注在蜿蜒的公路上。没有人甘愿落后,也没有人留恋“老婆孩子热炕头”。运输高峰期,每天有上百车

次。驾驶员日夜兼程,排队装货,争先恐后,任劳任怨,参与运输车辆实行小组联动互相帮扶,一般六辆车为一组,前后照应结伴而行。“树标兵,夺红旗”,好一幅你追我赶如火如荼的感人画卷。晚上驾驶员住食宿站,睡前开班组会。我常去宿舍,听他们讲趣闻轶事,“不怕翻下蓑衣岭,不怕跌下羊子岩”这句豪言壮语让我记忆犹新。

父亲根据各个建设工地需求及库存现状调度安排运输,做好驾驶员的思想工作,确保一线施工不掉料,仓库不积压。每天夜里10点,他要向乐山公司电话汇报运输进度。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源源不断地将一车车枕木、钢轨、钢材、水泥等,及时运往眉山、峨眉、金口河、甘洛、乌斯河、西昌、攀枝花等地,保障了工地施工的物资供应。

那时我们全家住在车站宿舍,几乎每天我都把饭送到父亲办公

室,常常见到几位师傅围在父亲身旁等着办运单。父亲不急着吃饭,他要先为驾驶员和业务员办理完业务,饭菜冷了就用水泡一下。只见他每次吃饭,总是三下两下,几分钟吃完。若在吃饭时有人来办事,他马上放下碗筷投入工作。

一次,父亲端上泡了开水的饭菜刚吃两口,13队的杨师傅走进办公室,见父亲马上又要放下碗,忙挡着他说:“别着急,小心噎着!吃饭不误工的,吃完饭再工作嘛,你也别忙坏了身体。”父亲摆摆手,咽下口中食物,喘了一口气说:“我这里快一点,就不会耽误你们,你们在路上就可以不着急。开车要小心,注意安全哟!”边说边戴上老花镜忙着开票。

少不更事的我常常抱怨父亲:“你这样积极为啥?”他对我说:“成昆铁路是关系国家千秋大业的大事,公司信得过我才委以重任。做

人要有良心,要对得起党和国家。虽然我工作忙一点,但比起一线的铁道兵、驾驶员、搬运工,他们更辛苦,随时还有生命危险。”

2021年10月,央视一频道反复播放《坐着高铁看中国——行走成昆线》:如今行驶在此路上的慢火车,就是最受大凉山彝族同胞欢迎的“公交车”。看到电视荧屏上彝族同胞发自内心的笑容,父辈的辛劳得到回报!当人们缅怀成昆铁路建设者的丰功伟绩时,怎能忘记参与物资转运任务的乐山汽车运输大军。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美的劳动者。他们,就像成昆线上一颗颗铺路石,默默无闻地承受压力,不屈不挠,最终定格为令后世仰望的丰碑。

我们要沿着成昆铁路建设者的足迹,当好铺路石,学习和弘扬不怕苦、不怕累,讲奉献的精神,让父辈的光芒照耀我们一直向前。

乐山大佛游记

■ 任育才

步入凌云山道,隐入森林之中,拾阶而上,山壁飞泉,哗哗有声,点点珠玉,溅到身上,带来飏飏的寒意;道旁绿绿苔衣,渗出壁水,给炎炎盛夏带来沁心的清凉。

小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乐山大佛的故事,打那以后,我对乐山大佛就十分向往。长大后,又在电影电视,美术摄影,文学诗歌中不时看到世人对乐山大佛的礼赞——“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它在青衣江、大渡河、岷江三江交汇处端坐千年,至此,我对乐山大佛愈加崇拜,常在梦里狂游乐山。

退休以后,移居成都,在北斗导航的指引下,我下高铁,坐游艇,向三江交汇的大江驰去;倚栏杆,抬望眼,远远眺见蓝天之下,那翠绿如玉的凌云山脉似一巨大的天然卧佛,它睡得舒坦而酣畅,卧佛的中心有个红点,随着游船的靠近渐渐变大,那就是依山凿佛的凌云丹崖,原来乐山大佛就在天然大佛的怀抱之中,这就是“佛在心中,心中有佛”的奇观,令我的心激烈地跳动。忽见船头的江水变成青黄两色,如泾河渭水一样分明,原来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土质色红,岷江流域土质色青,这使我想起“一条青龙和两条黄龙打架”的神话来。那一点“红”渐渐放大,如特写镜头慢慢推近,雄伟的弥勒佛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与山齐平的大佛,足踏三江,临河危坐,远眺峨眉,一派君临天下的威严气度。大佛两侧各凿一尊护法天王,天王两侧,是数百龛上千尊群佛汇成的画卷长轴,呈现出一派祥和脱俗的佛国气象。船到这里减速,但我还是希望那船慢些走,我要把这神圣的景色看个够。

游艇缓缓游过,渐渐远离,慢慢靠岸,走马观花的游客,虽远未满足双眼的渴望和心灵的饥饿,也只得弃船登山。但见路边人物熙熙,店铺攘攘,晃如梦中,导游说这里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山上有凌云寺,东坡亭,灵宝塔,尔雅台,乌尤离堆,三龟九顶城炮台等历史名胜,大佛雄奇为世界之最,三江合一乃天下奇观,丹崖翠壁,晨钟暮鼓,身临真山真水,意浸诗情画意,给忙碌中的红尘俗心,找到入禅的精神栖息。

步入凌云山道,隐入森林之中,拾阶而上,山壁飞泉,哗哗有声,点点珠玉,溅到身上,带来飏飏的寒意;道旁绿绿苔衣,渗出壁水,给炎炎盛夏带来沁心的清凉。一路上的名人题咏不绝于途,临崖便是东坡亭,乃苏学士饮酒作诗处,坐在亭里,细细品味摩崖诗刻,钟磬余音绕山,大江东去,佛法西来,江流有声,日月虚渡……

登上山巅,见一禅院,便是凌云寺了,规模宏大,极其奢华,画梁雕栋,佛像金装,香火旺盛,其联曰:

何人汇三水源清将一己尘心尽洗;
此处开千秋净域渡众生觉岸同登。

又曰:

一寺镇三江但看潮起潮落,
九峰朝万佛任随云卷云舒。

寺左乃海通和尚的白玉雕像,旁有一碑,记其造佛的事迹和传说。

大佛之首就近在咫尺,头上螺髻,层层排排,历历可数,个个硕大如深海巨螺。为防雨雪侵蚀佛体,其髻、胸、手、耳之间,胸左与臂右皆有水沟相连,双耳之畔,背侧两端,各有洞以排水、隔湿、通风。俯瞰大佛脚下,游客如蚁,蠕蠕蠢蠢。

谚曰“大佛洗脚,乐山洗澡”,水涨到佛脚平台时,兆示着险情的到来。2020年8月18日,强降雨后,洪峰过境,大水淹至佛脚平台,洪水倒灌乐山城,很多楼房一层进水,武警官兵驾橡皮船在大街小巷救援。直到后来水位渐降,佛脚渐露。

站在山巅,俯视三江,日光下,“两黄一青”的江面黄金滚滚,翡翠云沚,群鸡集翔,紫燕纷飞,却见波浪之间,红色点点,那是“乐山游协”会员们举行“乐山乐水”游泳锦标赛。放眼远眺峨眉仙山,一派朦胧,伸入天际,白蛇传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又勾起我登临峨眉的狂想。

如蚁的游客沿着“丹崖栈道”蜿蜒下行,向大佛脚下曲折爬动,那栈道凿在悬崖峭壁之上,下面是汹涌澎湃的大江。九曲十八弯后,来到大佛脚下,原来游客们的头颅,却高不过大佛脚下的平台,衬得凡人何其渺小。举头仰望他那宏伟规模和精神气象,但觉万灵云集,祥和宽洪,又有千斤压力,万钧气场。若说河南中原大佛,洛阳龙门大佛,山西云岗大佛,江苏灵山大佛属工笔摩崖写意的话,那么乐山大佛,则是粗犷豪迈、大朴不雕的自然天成!



丰收

张成林 摄

父亲的偏心

我曾半开玩笑般问父亲,为什么对我和三姐那么偏心?父亲沉默了一会儿道:“谁可能先成材,就应先帮他成长起来,带动其他人跟着好,这是‘头雁带动效应’;谁弱就该帮谁,一家的整体好坏取决于最弱的那个人,这便是木桶‘短板效应’。”

时光飞逝,不觉父亲已经去世九年多,每次回忆起父亲的事情,老是想起他的偏心。

父亲有五个子女,我排行老么。俗语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按理我得的父爱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却感觉父亲对自己的爱非常少,好像我不是亲生的,而是捡来的,为此曾经耿耿于怀。

父亲最关心的是我大哥,为大哥操碎了心。

大哥读书发蒙比同龄人早,而且从小学到初中几乎都是全镇状元,中间还连跳两级,被大家誉为“神童”。中国家庭都有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传统,父亲自然不能免俗。父亲见大哥有“鲤鱼跳龙门”之势,毅然倾力供他上高中。那时,我们家住在偏僻闭塞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在那里教书,每月工资一共60多元。父亲挤出一半的工资给大哥,余下的钱供我们家剩下的六口人用,糊口都难。于是,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们另外四个子女,找周边村民不种的田边地角开垦出来种菜,并养点鸡鸭换点钱,才

撑住了生计和日常开支。

大哥读完高中,第一次参加高考,预考没上线,父亲失望郁闷了好久。我以为父亲会偃旗息鼓,不再管大哥了,没想到父亲求熟人联系好学校,揣上家里的大部分钱,带着大哥坐上公共汽车,又去报名复读高中。谁知大哥再次高考落榜,只考上市里的一所建筑公司技校。本以为大哥毕业,分配到建筑公司有个工作,然而世事难料,刚毕业得到的却是公司破产人员自谋生路的一纸通知书。如同巨雷轰顶,大哥好长时间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父亲安慰大哥,鼓励他天无绝人之路,边谋事打工,边学习边提升学历。在这期间,父亲每月从家里不多的工资中支钱,给大哥寄生活费。直到多年后,大哥参加自考大学毕业,后创业开了建筑设计公司,赚钱后在省城购买了车子、房子,生活越来越来好了,父亲才没管大哥。

父亲眼着子女一步步向好,不料接二连三又遇大姐、四哥下岗。大姐大姐夫想要外出打工谋生,他们读小学的孩子无人照料;四哥孩子得重病,经济的

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父亲顶住压力,一方面让大哥在经济和工作上尽量帮衬大姐、四哥,一方面把大姐孩子接到我家生活,在附近学校读书,他和母亲则照顾四哥孩子。这样过了十多年,大姐和四哥一家生活终于好转,孩子也上了大学,父亲才松了口气。这期间,父亲看我和三姐在机关单位工作,生活过得起走,就鲜有问津。我曾与三姐私下议论过父亲的偏心,三姐也颇有微词。

时光荏苒,父亲渐渐老去,头发花白,而我们五个子女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在一次家庭聚会时,我曾半开玩笑般问父亲,为什么对我和三姐那么偏心?父亲沉默了一会儿道:“谁可能先成材,就应先帮他成长起来,带动其他人跟着好,这是‘头雁带动效应’;谁弱就该帮谁,一家的整体好坏取决于最弱的那个人,这便是木桶‘短板效应’。”我把父亲的话告诉三姐,三姐和我对视一眼,会心一笑,心中顿时释然。那是父亲经营好家庭的人生智慧,我们子女应该好好传承。

■ 张向东

与父亲“重逢”的雨季

■ 马海震

两代人的雨季,在我17岁那年的雨天重逢,父亲让17岁的自己和17岁的我对话,指引我走出迷茫的雨季,找到人生的方向。

那年我17岁,一个被埋在作业堆里,压抑太久,渴望自由又多愁善感的年龄。我在县城一所高中读书,按路程应该住校,但我选择了半住校,在学校留有宿舍,只用来午休和雨雪天气留宿。

高二那年夏天,临放学时,突然电闪雷鸣,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同学们都劝我住在学校,可我那段时间心烦到了极点,特别渴望一场大雨,洗刷心中烦闷,我丢下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然后背着书包跑向车棚。

可刚骑出学校一里路,大雨便倾盆而下,狂风四起,身上的雨披被风刮起,衣服瞬间湿透。我停下车,脱下雨披,用雨披将书包包好,然后继续前行。

雨又大又急,雨水积在路面上,深处淹没了大半个车轱辘,一道道闪电一个比一个劲头足,可我仍没有避雨的打算,只是奋力蹬车,想快点赶回家。雨水浇得眼睛睁不开,我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不停划拉眼上的雨水,这时路旁的工地上一位大叔高声喊:快找地方避雨!要不来铲车里躲一下。

我扯着嗓子回答,不用。说完继续在雨中艰难前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位勇士,偌大的公路,视线所及的地方,只有我在雨中狂奔。惊雷一个接一个,雨下得更大了,我眼睛被雨淋得睁不开,只好半闭着眼睛前行,那时我才意识到了危险就在身边,开始惶恐,但已经没有退路,四周也没有避雨的地方,只好硬着头皮拼命蹬车。

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我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将自行车往大门口一扔,跑进屋内。我想象的场景应该是:母亲赶紧拿毛巾帮我擦干脸上的雨水,然后再取出干净衣服让我换,还做几个硬菜为我压惊。

但母亲没有理我,照旧看她的电视,父亲则继续喝他的酒,他们就像我平时回家一样,没有特别的表情。我见状忙对他们细诉路上环境多么恶劣,躲过了好几次雷击,避过了数个水坑,能活着回家真是奇迹。

父母依旧没有改变对我的态度,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我刚想赌气回自己房间,父亲这时说话了,他说这场大雨还不是最大的,他年轻时曾遇到过一场更大的雨,那年夏季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推着架子车载着大铁罐,去百里外的地方拉氨水。走到半路,突遇暴雨,天空电闪雷鸣,但找不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只好冒雨前行,路面积水暴涨,他们轮流用长树枝探路,水深的地方便绕道走,至少多走了十里路。

那年父亲只有17岁,布鞋都踩烂了,挂不住脚,父亲找了一根麻绳将鞋捆扎在脚上,推着氨水又走了一百里路返回。回到家父亲没敢对任何人说起那天的大雨,因为他知道爷爷奶奶比他辛苦,不能让他们担心。

父亲说这些时云淡风轻,但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还是少年的父亲在滂沱大雨中吃力前行的艰难和辛苦,不由得心生佩服,自己积压在肚里的怨气不知道啥时候悄悄溜走了。

我的雨季和父亲的雨季相隔了34年,一个为赋新词强说愁,逞英雄求关注;一个主动帮家人挑重担,替家人分忧。

两代人的雨季,在我17岁那年的雨天重逢,父亲让17岁的自己和17岁的我对话,指引我走出迷茫的雨季,找到人生的方向。

人生况味

岁月留痕

百姓记事